房东阿姨:

喂，小姑娘，这么晚了没打扰你吧？

我:

我还没睡，阿姨您找我什么事呀？

房东阿姨:

这件事情说来有点不好意思。我问一下，你那套房子是还有三个月到期对吧？

我:

嗯，正好我跟您商量一下续租的事情。

房东阿姨:

不好意思啊，这套房子我不打算租了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孙女明年要上小学了嘛，那套房子划分的学校比较好。

我就想着先拿回来装修装修，也好方便我们之后搬进去。

我:

可是押金——

房东阿姨:

小姑娘你先不要急，这样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，你趁这段时间找找房子，收拾收拾好伐？

这个月我就不收你房租了，押金呢我也会全部退给你，包括违约金，一分也不会少的。

那这么晚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哦，早点睡，你们年轻人不要老熬夜。

旁白:

所有棘手的事都赶到了一起了。似乎人倒霉起来，不好的事情就会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一件接一件地发生，而你只能看着，干着急，却无法阻拦。

我:

找房子，搬家，又是一个大工程。

旁白:

我边走边想其实这是好事，早点离开这里，早点重新开始。

然而抬头往家的方向看去，心底总有说不上来的不舍……这似乎是我和他，仅存的交集了。

回到家，已经过了十一点，可我始终睡不着，索性坐在沙发上，看着落地窗外的夜景。

光启市仍是热闹的，不眠不休，灯火通明。

尽管不是异乡人，但这座城市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多少归属感。所以当初才挑了这套有落地窗的房子，想着置身于热闹中，人才会没那么孤单。他的确带给了我很多慰藉。

但此刻窗外风景依旧，孤独却更庞大了，我呆坐了一会儿，为了不想东想西，决定先整理起来。

首先是要把之前没时间拆的快递都拆开。好多都是查理苏送来的生活用品，我拿起一个毛茸茸的马桶圈垫，本来打算冬天换上的。

夹在一堆纸盒里差点被扔掉的透明小袋子，是我刚从网上买的，用来装萧逸送的护身符，保护它不被弄脏。

这个毛绒耳罩，是年初齐司礼送给我的。这束干花，是搬过来时安安送的，因为很漂亮我就把它做成了干花。

搁在沙发边的护腰靠枕，是汤圆的入职礼物，还没来得及给他。

还有那盏坏了的小夜灯……

打包纸箱被装得满满当当，比搬来这里的时候多了太多。有些东西从来没用过，有些东西坏了却舍不得扔。

才过了一年，是怎么在不知不觉间多了这么多家当？

搬家，大概就是重新整理生活的过程吧。细数自己拥有的，放下那些坏的，或者在新生活中用不上的东西。

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自己全心全意地奔赴下一个目的地。

我从纸箱中拿出小夜灯，重新放回到桌面上。